

·金牛散文丛书·

冯艺·主编

刘喜庭

著

舍身崖缘笔

广西民族出版社

舍身崖缘笔

刘喜庭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桂)新登字 02 号

金牛散文系列丛书 冯艺主编

舍身崖缘笔

刘喜庭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8 印张 180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7—5363—3067—7/I·788

定价 10.00 元

这家伙！

—— 刘喜庭散文集序

嘎子

四川人与广西人最易沟通，他们性格里没有阴阴怪怪、花肚肠的妖怪成分。四川人敬佩一个人的时候，会击掌拍案，痛痛快快地呼一声：格老子，这家伙！

我第一次读喜庭的散文时，也连声呼过：这家伙。那时，国内有浩浩大气的真散文好散文还很少，大多像近亲繁衍的模样呆傻的后代。当读到这般率直真诚、很有灵气且耐咀嚼的散文时，不由得不高呼：这家伙！

这家伙做散文如伴着音乐的节奏跳舞，从他那简练的节奏感强烈的散文语言中，可以看见浓浓的音乐色彩，可以听见情感丰富的音乐声响。音乐是浩浩自然中跳出的精灵，与精灵共舞，人便仙化了，驾一朵五彩祥云，天上地下，自然人心任他翔游。

其实，喜庭人很老实，散文也写得真实。散文不同于小说，不能虚构或造情。散文的本质就是真实，这真实不仅仅是时代、社会和生活的真实，还有情感、心理、情绪与感觉的真实。

他做文非常认真，从不刻意硬写，循一丝预感便跋涉于方格的征程，并引导读者去体验炼狱般的甘苦与艰辛，像蛇蝉蜕皮，母亲孚子，在痛苦之极时去遭遇一种突然的惊喜。做散文者看起来轻松自在，其实苦不堪言。

因此，写散文本身就是一段“苦旅”，像喜庭这样清心寡欲，淡泊明志，并在繁忙事务中挤出一丝缝隙来做散文的人，更是苦上加苦。世人总喜欢在苦的尽头做文章，在大悲大喜中来圆一个“苦尽甜来”的梦。而喜庭做文，喜欢苦中求乐，在他看来，这“苦”只是一把调味盐，有了它生活便变得有滋有味起来，他笔下的散文才有滋有味起来。世事如烟，人间万象，自然衍化，忧忧乐乐，在他眼中只如一处曲径通幽的小风景。小小一处，却有观不尽的景，品不完的味。

我与喜庭心仪已久，却尚无缘蒙面。我可以凭感觉为他画像：一双龙潭湖水一般清明灵气的眼睛，一对树根般扎在柳州黑土地上的大脚板，一颗果实般熟透饱满的心。只有这种不寻常的模样，才有不寻常的情愫，才有不寻常的文章。不寻常之文就是有独特风格之文，这样文章才是不朽的。我相信每一个读罢他的散文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情感真挚深厚、他的意趣高远风流、他对自己怀抱的宗旨自重自信。都会像我一样，热辣辣地赞叹一声：

这家伙！

1996年2月于重庆

目 录

· 舍身崖绿笔 ·

这家伙！

- | | | |
|------|--|---------|
| (1) | | 远 村 |
| (4) | | 乡 情 |
| (10) | | 屠夫汪传奇 |
| (13) | | 鱼鼓悠悠 |
| (17) | | 竹妹子 |
| (20) | | 狗 伯 |
| (23) | | 石榴嫂 |
| (26) | | 苇笛声声 |
| (28) | | 狗伢子的婚事 |
| (31) | | 天 籁 |
| (34) | | 秋色灿烂 |
| (37) | | 冬夜梦痕 |
| (40) | | 遵从生命 |
| (43) | | 艺术与人生 |
| (45) | | 留恋春天 |
| (47) | | 初为父记 |
| (50) | | 几多欢喜几多愁 |

- (53) 幸福的概念
(56) 舍身崖缘笔
(59) 夏日温柔
(61) 春之扉页
(64) 黄河边上行
(67) 丰鱼岩走笔
(70) 龙潭二题
(73) 鸟 殇
(76) 地仙传奇
(79) 魔 泉
(82) 月下读荷
(83) 大明山情缘
(86) 瑶 哥
(88) 夜思浅吟
(91) 感谢音乐
(93) 捕 蛙
(96) 光头旅行记
(99) 天平山呢喃
(103) 鱼峰歌魂
(106) 龙潭往事
(109) 古塔寻访记
(112) 谒宋哲元将军墓
(115) 秋访李杜祠
(117) 窦 山三美

- (120) 右眼皮跳的人
(123) 江滨树桩集市记
(125) 闲话“望月会”
(127) 黎明的抒情
(129) 潇洒地活着
(131) 孟姜女庙来去
(134) 云间走笔
(136) 云波雾海黄山行
(139) 夜宿卧云庵
(141) 独静山记
(143) 富乐山怀古
(146) 柳州民居杂说
(148) 龙潭沧桑
(150) 七色茶花梦
(154) 一枝一叶总关情
(157) 花木丛中刚女性
(160) 水塑的雕像
(165) 这里不唱悲歌
(169) 生命的永恒
(173) 龙城之夜观灯去
(175) 普宁寺随想
(178) 黄昏意绪
(181) 神女峰情思
(183) 钿鸟簇钗梁 春衫领里香

- (185) 石林小记
(187) 金殿小记
(190) 雁塔小记
(192) 白杨的风格
(194) 秋游岳麓山
(196) 夜歌轻唱
(199) “今不如昔”之我见
(202) 有感于“人为官死”
(204) 作家算什么
(207) 漫说酒话
(210) 话说都市迷信
(213) 杂说“情人”现象
(216) 挂历怎么了
(219) “莲文化”趣谈
(221) 柳州石玩天下奇
(224) 如此“文化”热不得
(227) 话 狗
(229) 选美话题
(232) 重要的是热爱
(234) 心灵感应于生活情缘
(239) 为生活而歌
(243) 愿做一个不倦的歌者

远 村

崖畔上有树，崖畔下便有稀稀落落的十几户人家。远望天低树，层峦叠嶂，极有情致；近看时，却山石野立，庸俗难耐，恰似一块块丑石将远村围抱得铁紧。

山谷中有蜿蜒的小路，遮掩，蛇行，且来无影，去无踪。一条极烦躁的狗，彳亍于村旁，寻寻觅觅，奈不住，终于中蹊斜一只腿，瞬即撒一道晶亮的排泄物来，于光天化日之下，“嘶嘶”地响。四周岑寂，只有蝉们在苦恋中作痴情的泣诉。天穹很高很远，一片瓦蓝，少有云，亦少有风，秋日在朗朗地燃烧着，蒸腾着郁郁的暑气，象口大窖，把天地炙烤得一团灼热……

村极小，东吠西闻，房屋南跂北立，如一盘未下完的棋，但却一式的砖石及顶，红的砖，青的瓦，绿的树，加上蓝天、白云陪衬，给人以视觉中感到十分悦目。大人不在，村中便成了孩子们的天地，正玩耍至开心处，见有生人来访，便一齐地掩了嘴，噤了声，只怯怯地张望。片刻，一稍大的伢子在众伙伴的怂恿下，斗胆问我：“你找谁家哩？”我一眼认出他，篾箩馆的二伢

子，比照片上像高了些，便说：“找箴老倌哩！”孩子们都愣了，齐把眼来问他，他却一脸的懵然，只茫然地憨笑。少顷，有一老者荷锄归来，见有客人，老远就眯眼辨认，及近，尚不明。我遂微笑高声呼他：“明德伯，不认识了么？”他仍不知我为谁，见我先认出了他，便有些歉然，嗫嚅少许，才脱口顿脚道：“我当谁哩！喜伢子呀，快进屋……”

我怅然地在村中溜达，至一新屋处止步。新屋三层，堂屋进去，左右皆有厢房，中央处立有一似电视机柜，后边有数排靠椅，两旁还有几扇落地大窗，典型的湘南民居，显得十分的洁净，也十分的气派。记得这里曾有一株十来人合抱不过的古樟树，枝干繁盛，盘根错节。老辈人视若神明。如有外乡人到，村人定领之树下瞻仰观光，引为荣耀，并随口扯出许多陈年神奇之掌故，于外乡人之肃敬中，获得几许自豪与慰藉……于今古树已荡然无存。明德伯见我有些失望，便说：“是有些可惜，前年春上被雷公劈成两爿。前个把月还有人从省城扛着录相机什么的，说是专门来拍那古树，还说要拍什么反映清朝的片子外景，满村里地找老屋老墙看，才一天，就腻了，拍屁股走了，还后悔说‘走了那么远的路，白来了。’”……

我也幽幽地有些惘然。本想寻访儿时的故迹，却只见山貌依旧，景物全非。原打算多歇几夜的，见无聊，也寻思走了。那天，还是明德伯送我，一路无话。及至胭脂坳时，忽闻几声单调慵懶，但却极为悠扬，亦极为熟悉的山歌飞掠过来，蓦地撩动我一片绵绵的乡情，间或还伴有几声牛哞，只见空山不见人。明德伯催我说：“走吧，坳那边是新植的茶林，婆姨们正忙哩。”我欲拢去，又恐误车，心中懊悔不迭，踟蹰而去，仍不时掉头眷望，但见白云深处，满岭的茶树随风摇曳，像似张开千万只眼，

默默地目送着我，作眯眯的笑意，却终不发言。

1990. 1. 3 深夜于灯下

（此文获湖南省 1990 年度报纸文艺副刊优秀作品二等奖）

乡 情

那是一个深秋的子夜，夜色如墨。西天斜缀的一弯残月，早已隐入云层深处。湘桂线上一列往北行驶的客车猛地一阵颤抖，伴着尖厉的啸叫，“咣当——”刹住了。但却将一群昏昏欲睡的旅客给相互撞得个哭爹骂娘，顿时一片混乱和骚动。有人怒骂，有人尖叫，有人恐慌，更有急切的人哗地拉开车窗，想跳想逃！突然一声枪响，乘警大吼：都别乱动，警惕坏人，看好行李！俄顷，列车广播说，前方的货车颠覆了，本次客车已无法前行。这里已是湘境蓝家村区间，有愿下车的旅客请准备，客车马上开回桂林……车厢又一阵骚动，夹杂着谩骂和埋怨。母亲和我面面相觑，叫苦不迭。我只请了七天假，或去或留，一时难拿主张。母亲问，到冷水滩还有几站？我未及反应，就有几个农民高声答道：怕有三站哩，不算远，五六十里罢了。听出母亲是乡人，又热情地说：你老是祁东的吧？咱打队走吧？不过，你老怕走不了吧？复望我，又说：就你俩么？我顿生警惕，说：还有两人在别的车厢。

母亲已66岁了，人瘦，但还硬朗，见有同乡同行，语言便格外亲切，一时更归心似箭。她用探询和鼓励的目光望我，说：“你难得请假，只差一截路了，我们也和他们一起走吧？到冷水滩再搭车。”我怔了半晌，一时不知怎的好，倒不是怕走路，儿时在乡下读书，什么样的路没走过？60几里的路，常走。只是这一路月黑风高，伴着一群陌生人，虽是同乡，但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再说母亲毕竟上了年纪，而且还有六十七斤的行李，虽不甚值钱，万一母亲半路走不了，他们又自顾走去，如果再碰上歹徒，不就更糟了么？想到这里，我毅然地说：“还是先回去再想办法。”但母亲不允，坚持要走，说电报都发过了，表哥他们肯定来接车的，东西不算多，你挑点，我提点，不就行了？说完就搬动行李。

我正犹豫，广播又响，催命似的叫人下车。母亲急了，我极不情愿地整理，又说，怎么挑呢？没有扁担！话音未落，那个同乡汉子忙说：我有我有。于是只好跟着母亲，无奈地下了车。

下车一看，我又叫苦不迭。

四周一片荒野。天上星光寥落，远处不时有寡淡的狗声狺狺。夜色如冰，冷风游来。列车已开走了，撂下一群还在粗声怒骂的汉子。一丝惊悚悄然掠过心底，面对一个个体格健壮、能挽牛角的汉子，我手无寸铁，万一……于是我更后悔了，隐忧悄然而结，郁悒在心中。

此时四周死寂，一线残月隐晦朦胧，两条白得发亮的铁轨，在凄清的星光下，有如两行冰凉的泪……突然，走在前头的一汉子大吼：“满妹子——走啊！到屋里还要呷你的热包子哩！”人群中顿时一阵喷饭似的笑声。沉沉的夜色似乎有了

一丝儿暖气在流动。一矮女子笑毕，便也尖起嗓子吼：“狗日的哩，呷你嫂子的咯，才下崽子的奶子，桶一样大咧！”众人又一阵哄笑，夹杂着“嗨嗨”地赞叹。于是踏在路基上的脚，就格外响，格外勤。时间在寂静和粗野的插科打诨声中缓缓流过。大概是蛰居办公室太久的缘故吧，渐渐地，我迈出的步子就有了轻飘感和疲塌感，竟不如母亲的快。她已热得脱下了毛衣，在众人后头一步不拉；倒是我，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了，肩胛肯定红肿了，没几步又得换肩。次数多了，那借扁担的汉子就扎眼了：“到底是城里人，细皮嫩骨的，中看不中用。没卵袋重的担子这般费力么？来，我帮你担吧。说着就一步抢来，我内心一阵滚热，却不让，我怕哩。你晓得他是哪里人，姓甚名谁？万一他挑走了，我们又上哪里寻他？总不能两肩抬一张空嘴给舅爷祝寿吧？岂料那汉子手快、力大，一把夺过去，像拎杆秤似的，一闪，就不见了。我追上几步，凑近母亲，说了我的担心。母亲却摇头：不得的咧，天下还是好人多哩。我说，你别乡情太重，如今的农村，甚人没有哩？我只是得一声空叹，由他去罢！……

拐弯了。锃亮的两条铁轨划一道好看的弧线，将路伸向遥远。两旁全是黑魆魆的莽山和阴森的峡谷，不时传来怪兽或鸟的咕咕声，让人闻之心寒。抬头望月，月色益发晦涩。一看表，都凌晨3时了。于是问身旁的汉子还有几远。汉子闷声说，问甚？走哩，7点前赶得到就是了。我心便凉，尽管已热汗涔涔。再看母亲，走路已不时趑趄一下，毕竟年岁不饶人。我见状，忙大声说，“歇口气吧？”汉子们回头望我，又望望母亲，就吼：“头里的猪哩，歇口气呷根烟再走咧！”前头的汉子回骂：“哪个娼婆养的，嘴巴子涂过屎呀，那么臭！”于是就都停了脚，或蹲或

坐。几个妇女噉着朝一边斜去，几个汉子就笑：“那几个女客缓点走噢，我也要去哩。”众人于是又“嘎嘎”地笑。我赶紧拿烟来发，于黑暗中找帮我挑担的人。火柴亮处，映出一张张或年轻、或苍老的脸，有的本份中带着木讷，有的生动中闪着诙谐。原来他们也是几个村的人，火车上就混熟了。帮我挑担的汉子姓李，风石堰人。看情形都是在外搞建筑的。我对姓李的汉子说：“你一定赚了不少钱赶回家过阳历年吧？”他却忿然地说：“快莫讲了，那个广东老板真是狗日的！”我忙问怎么回事，一位与他同村的汉子说，“唉，这次出去怕有半年了，挨那狗日的工头坑了，一分钱都没弄到。他讲我们砌的墙体歪了，质检通不过，还说要返工。第二天去寻他，咄！鬼影都没有了，工程款他全捞跑了！人生地不熟，讲话又不懂，你到哪里寻他？车上拐子又多，他还挨扒去三百多块准备回屋里相亲的钱……”众人闻言，都咬响了牙，闷声诅咒。母亲说：“真是没良心哟，今后要小心呀。”那汉子长叹一声，说：“广东那地方去不得哟，商店更是沾脚不得！门口牌子写着：本店最低消费 20 元！还是回屋里种田养鱼算了，一方土养一方人嘛，有好多，吃好多，出门难哩……”众人一时都噤了声，陪着叹气。

起风了。那风好大，一阵阵，刀一般地劈面削来。舔走了人的汗，留下冰一样的水，好冷。我将风衣塞给母亲穿，秋霜严哩。我看了一下表，快 4 时了，就对母亲说，“还有两个小时天就亮了，干脆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等天亮再走吧？”

看来，母亲也够累了，就答应了。姓李的汉子说：“还是走吧，到哪里去寻有人家的地方歇？不走天这么冷，会冻出病的。况且，明天你到哪里寻车？”听他一说，我想也是，便望母亲，于

是又走。毕竟许久没这么走了，不一会头就有些晕了，眼皮不停地下沉，一双脚像是别人的，走得十分勉强。母亲更是举步维艰。另一个汉子见了，就说：“老人家，来，我背你还走得快些哩。”母亲忙加快步子，说：“不用不用！我走得！我走得！”我蓦地被这种真挚的乡情感动了，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眼泪几乎一下子流了下来。我说：“妈，还是让我来背你吧！”母亲先是不肯，最终还是同意了，说，“走一段，背一段吧。”尽管那一段路我走得很费力，但内心却十分舒畅，颇有一个男子汉的使命感。我想：人啊，为什么有时要靠别人的真情来感动自己呢？作为人子的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年迈的母亲或许要背？当时我的心里为什么只想到自己很累，而没去想过或许母亲更累？我真是太自私了！我好愧恨！也更感激那位虽然粗野但内心十分笃诚又富于同情心的乡亲……

西边的星光益发稀疏了。渐渐地，黑乎乎的云絮有了淡淡的蛋青色，像显影水似地在硕大的天宇间洇开。远山有了依稀可辨的轮廓，近处的田畴由朦胧渐次清晰起来。不知所向的鸡啼声也此起彼伏地喧闹起来。天总算亮了，再看众人，衣衫面目也生动起来了。这是一群面容粗糙，神情憨厚，文化不高但却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纯朴的乡亲。他们背井离乡，外出做工，不是为了早日不再贫穷么？农民呵，什么都可以不怕，就怕缸里没米！什么都可以有，就怕有病有灾！他们善良而本份，勤劳而质朴。尽管生活有时对他们不够公平，但他们不怨天，不尤人，仍一如既往地热爱生活，依然充满爱心地拥抱生活！这就是我的多么纯朴如泥的乡亲哟！

天，终于大亮了。先是中天泻下一线灿烂的霓虹，瞬时又幻变成一柄直直的利剑，一下深插入天的腹部，刹那间，满天